

《金马门》（一名：《骂安》）

主要角色

李白：老生
 贺知章：末
 安禄山：小生
 书童甲：丑
 书童乙：丑

情节

唐，翰林学士李白，自醉草吓蛮书后，名重京都，朝中大小官僚无论识与不识，咸尊而敬之，日于长安市上沽饮美酒，既醉即眠宿酒家，不拘形迹。有时召入禁中，赋诗陪宴。唐明皇见其醉态模糊，命贵妃作羹，御手亲调，赐以醒酒。又撤御座前金莲烛送归宅院，宠眷之深无以加焉。李白狂放不羁，举凡王宫贵戚俱不足以当一盼。非李白之倚势作威，盖其才高气傲所使然也。惟与贺知章最称莫逆，同游金马门，适有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欲入大内，在此经过，驹从焯赫，迎面而来。安禄山为贵妃干儿，且私通于贵妃，势焰熏天。李白素恨安禄山，命身旁两书童历数其恶，当场诮骂，毫无顾忌。安禄山心虽怀恨，不敢与之计较，遂避道他往。

根据《戏考》第二十四册整理

【第一场】

（二书童执酒壶引李白同上。）

李白（西皮原板） 满腹文章才高八斗，
 不愿在朝作王侯。
 怕的是世上无美酒，
 那时我愁上加愁。

（白） 学生，姓李名白字谪仙，巴西人氏。生性清高，做事狂放，经纶满腹。十五学剑术，遍干公侯；二十成文章，力敌卿相。前者曾到贡院赴考，不料杨国忠、高力士二人巡场，因我性喜饮酒，言语放浪，他二人竟将我赶出贡院。因此我也无志功名，视富贵如浮云，观利禄同草芥。只因黑水国国王不肯纳贡，遣使进来蛮表一道，满朝文武俱不能解，圣上甚为忧虑。因有侍臣保奏，举荐我李白。圣上将我宣上金殿，未见龙颜，先封我翰林学士之职。是我解开蛮表，龙颜大悦，命我修文答复蛮邦。那时我命杨国忠与我磨墨捧砚，高力士与我脱靴站班。圣上今日在沉香亭上同贵妃杨娘娘饮酒，宣我侍宴，赋清平调数章。蒙圣恩，赐我御宴琼浆，只吃得醺醺带醉。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去到接金马门走走。书童，

二书童（同白） 有。
 李白（白） 带路金马门去者。
 （西皮慢板） 唐天子有道君英明神圣，
 普天下众黎民快乐欢欣。
 满朝中文武臣赓歌称颂，
 天宝年岁丰熟共享太平。
 各国中遵王化同把贡进，
 四下里靖干戈甲冑离身。
 叫童儿与爷把路引，
 你一同去到那金马门。

（李白、二书童同下。）

【第二场】

（四大铠、四校尉、二将、安禄山同上。）

安禄山 (引子) 位列朝臣，龙恩宠，出入宫廷。
 (念) 某本胡人到天朝，幼习弓马与枪刀。多蒙国忠将某保，因此得宠在当朝。
 (白) 某，安禄山，北胡人氏。来到天朝，得遇杨国忠。是我与他结交甚厚，蒙他将吾保奏朝廷，颇蒙圣上恩宠，召吾进宫。是吾又拜杨贵妃为义母，出入宫廷，无人拦阻。万岁因吾征战有功，封吾为锦衣都尉之职，兼管天下人马，统握兵权。满朝文武，人人尊敬。顺吾者昌，逆吾者亡。看今日天气清和，不免到宫中走走。呔，校尉的，打道宫闱。
 (安禄山上马。【牌子】。众人同下。)

【第三场】

(二书童引李白同上。)

李白 (西皮原板) 李白饮酒沧海量，
 酒后赋诗百十章。
 醉眼朦胧抬头望，
 那边厢好似贺知章。
 (贺知章上。)

贺知章 (西皮摇板) 适才修本出朝房，
 见学士酒醉甚徜徉。
 (白) 原来是学士公。
 李白 (白) 原来是贺年兄，请了。
 贺知章 (白) 你今日又在哪里吃得这般大醉？
 李白 (白) 我并不曾吃酒，何言大醉？
 贺知章 (白) 哎呀哎呀，你看你满面春光，尚说不曾吃酒！
 李白 (白) 年兄有所不知，只因圣上命我和答蛮诗，退得朝去，在沉香亭同杨贵妃饮宴，命我陪侍，又命我赋清平调数章。龙颜大喜，赐我御酒数觥。因此微微带醉。
 贺知章 (白) 原来如此。不知学士公意欲何往？
 李白 (白) 只因今日闲暇无事，要到金马门走走。
 贺知章 (白) 好，老朽亦要到金马门。
 李白 (白) 如此一同前往。
 贺知章 (白) 请！
 (西皮原板) 文心雕龙才非浅，
 李白 (西皮原板) 锦心绣口日试万言。
 贺知章 (西皮原板) 圣天子爱文才官爵显，
 李白 (西皮原板) 怎奈我李太白不愿为官。
 贺知章 (西皮原板) 学士公好风流山水游玩，
 李白 (西皮原板) 游青山玩绿水须把酒担。
 贺知章 (西皮原板) 虽然是好饮酒也须检点，
 李白 (西皮原板) 我李白也本是酒中仙。
 贺知章 (西皮原板) 饮美酒可消愁古人常见，
 李白 (西皮原板) 一斗酒即能咏诗百篇。
 贺知章 (西皮原板) 耳边厢又听得人马呐喊，
 李白 (西皮原板) 是何人在御街这等威严？
 (白) 吓，年兄，看前面有许多人役，拥护一人，马嘶人喊。但不知他是何人？
 贺知章 (白) 此乃是安禄山入朝，从此经过，故而人马呐喊。
 李白 (白) 我道是谁，原来是安禄山！等他到来，我定要羞辱他一番！
 贺知章 (白) 吓，学士公，他乃是当今万岁宠爱之人，况且又是贵妃杨娘娘之义子。势焰熏天。你惹他恐有不便。
 李白 (白) 年兄此言差矣，
 (西皮原板) 说什么万岁爷将他宠着，
 说什么他又是贵妃的义男。
 他虽然是一个男儿汉，
 却与那妇女们一样般。

你道他在朝中颇有势焰，
我看他竟不值半文钱！
贺知章（西皮摇板） 学士莫把他小看，
惹他惟恐起祸端。

（四大铠、四校尉、二将、安禄山同上。）
安禄山（西皮摇板） 绒缰玉辔八宝鞍，
金环翠铠珊瑚鞭。
催动骏马往走趲，
不觉来到金马门前。

（白） 来到这金马门，有二人当道而坐，不知他是何人？左右，你等可识此二人？
四校尉（同白） 此乃是新翰林学士李白并贺知章。
安禄山（白） 且住，想那李白乃是新赐翰林学士。此人吃酒癫狂，又是圣上亲信之臣，倘若冲撞于他，有些不便。待吾拨马而回。暖耶！大丈夫只有向前，哪有退后之理？待吾向前，与他见上一礼也就完了。

（安禄山下马。）
安禄山（白） 吓，学士公，本都尉这厢有礼了。
（李白背面不睬安禄山。）
贺知章（白） 吓，都尉千岁，老朽这里赔礼了。
（安禄山背面不睬贺知章。）
李白（白） 吓，年兄，你与哪个赔礼呀？
贺知章（白） 老朽替学士公与安都尉赔礼。
李白（白） 如此，待我向前见礼。
吓，都尉，学生有礼了！
安禄山（白） 还礼！
（李白伸小指。）
李白（笑） 吓，哈哈哈哈哈！
（白） 吓，都尉，你是何等样人，竟敢打从我这金马门而过！
安禄山（白） 慢说是金马门，就是金銮宝殿，六院三宫，本都威也要走走！
李白（白） 你待怎讲？
安禄山（白） 也要走走！
李白（白） 住了！
（西皮导板） 一言怒了翰林院，
（西皮快板） 叫声禄山听根源：
黑水国不曾把贡献，
进来蛮邦诗一篇。
满朝文武不能辨，
惹得万岁怒冲冠。
那时文臣把我荐，
未曾见君先封官。
杨国忠磨墨来捧砚，
高力士脱靴来站班。
你并无三弓和两箭，
怎敢在此出大言？
安禄山（白） 想我安禄山，统领雄兵征剿各处，也有汗马功劳，怎说是无有？
贺知章（白） 吓，都尉千岁的功劳实实不小！
安禄山（白） 嘿，我看这朝中大事，定要坏在你们文官之手！
李白（白） 吓，年兄，他讲说什么？
贺知章（白） 都尉道：朝中之事要坏在我等文官之手。
李白（白） 你且听了：
（西皮摇板） 叫声禄山好大胆，
竟敢藐视我文官！
昔日弥子把桃啖，
他把余桃媚龙颜。

到后来色衰反遭斩，
我看他与你似一般！
回头便把书童唤，
你与我辱骂安禄山！

书童甲 (白) 书童，你等向前与我叫骂这厮！

李白 (白) 安禄山，你不要自大！自大乃是一个“臭”字！你真是臭而不可闻也！

李白 (白) 你也去骂呀！

书童乙 (白) 安禄山，你听了：
(西皮流水板) 金马门前一声喊，
大骂无知安禄山！
看你鹰鼻又鹞眼，
兔头龟背骆驼肩。
每日在朝把媚献，
好似妇女弄容颜。
“尸”字底下加“比”字，
你竟做的是屁股官！

李白 (白) 骂得好！年兄，这“尸”字加一“比”字，你可知道？

贺知章 (白) 我倒不知。

李白 (白) 此乃是一个“屁”字呀！

贺知章 (白) 取笑了！

安禄山 (西皮摇板) 恼恨李白太不端，
主仆竟敢出恶言。
人来与爷把路转，
(四大铠、四校尉、二将同下。)

安禄山 (西皮摇板) 见了贵妃把本参。
(安禄山下。)

二书童 (同白) 启爷，安禄山回去了！

贺知章 (白) 看他此番前去定要上殿奏本。

李白 (白) 他纵然奏本，他又岂奈我何？

贺知章 (白) 正是：
(念) 学士出言太癫狂，
李白 (念) 有意痛骂安禄山。
贺知章 (念) 倘若进宫把本献，
李白 (念) 摘去乌纱反清闲！
(李白、贺知章、二书童同下。)

(完)